

这一次，我读懂了沉默

曾庆镜 重庆鲁能巴蜀中学初2027届20班
指导教师：杜阳

那一声惊雷，是一个民族挺直脊梁的声音。——题记

屠守锷，那个年代的人叫他“航天四老”之一，而历史书会在名字前加上一个长长的前缀——“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在我的第一印象里，他只是个颇为沉默、站在风沙里的老人。这一次，我在传记《大国脊梁》里读到了他的故事，才明白那份沉默的分量。

1932年的上海，屠守锷还是个少年。码头上，他紧紧拽着父亲的手，头顶却是日军轰炸机撕破天空的轰鸣。炸弹如雨点般落下，繁华的街市瞬间化为废墟，同胞的鲜血染红了黄浦江。那一刻，少年屠守锷没有哭，他只是攥紧了拳头，在心里默默发誓：“我一定要亲手造出我们自己的飞机，为死难的同胞报仇！”

1957年，为了祖国的需要，他放弃了熟悉的飞机专业，成为新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总设计师，在一片空白中摸索导弹的奥秘。没有资料，就用算盘珠子打；没有经验，就在戈壁滩上一遍遍试。那十几年，他是沉默的，像一尊埋首于图纸和数据的雕塑。

1980年5月18日，戈壁滩上，东风五号远程导弹巍然矗立。这是他呕心沥血二十载的“孩子”。发射前，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的他，依然坚持爬上几十米高的发射架，做了最后一次检查。

点火！导弹呼啸而起，大地震颤，直插云霄，巨龙腾空。半小时后，万里之外传来消息：导弹精准命中目标！

所有人都跳了起来，欢呼声、哭喊声、嘶哑的吼叫声，混着戈壁的风，在这片沉睡了千年的荒原上回荡。那一刻，那个一贯内向、沉稳、从不流露情绪的屠守锷，突然双手捂着脸，像个孩子一样放声痛哭。紧接着，他又笑了，泪水还挂在脸上，笑容却像戈壁的阳光一样灿烂。

看到这里，我的眼眶也湿了。我终于读懂了屠守锷的沉默。那不是木讷，不是冷漠，而是把所有的悲痛、屈辱、压力、责任，都深深埋藏在心底，然后化作挺直的脊梁。他把眼泪和心血都留给了戈壁，把微笑和尊严留给了祖国。

这一次，我终于读懂了他，也读懂了那一代人的沉默与荣光。他们的沉默，不是没有声音。他们的沉默，是把千言万语都压进了胸膛，压成了一颗沉默的心脏，为这个国家跳动了整整一辈子。然后在某个时刻，这颗心脏突然炸开——化作惊雷。

那一声惊雷，是一个民族挺直脊梁的声音。

地坛里的悲欣 生命中的旷达

陈梓岩 重庆师范大学作家班

史铁生的散文集《我与地坛》，不仅是一部文学经典，更是一部用灵魂写就的生命启示录。在最狂妄的年纪突遭双腿残废的打击，他摇着轮椅进入了那座荒芜的园子。在剥落的红墙与静默的古柏间，他用长达十五年的光阴，完成了一场关于生死、亲情与命运的漫长对话。

书中的文字没有声嘶力竭的控诉，也没有刻意雕琢的华丽辞藻。史铁生以一种近乎白描的手法，将深沉的苦难化作了静水流深的哲思。在他的笔下，地坛的落日、雨燕的啼鸣、四季草木的枯荣，都成为了生命韧性的绝佳隐喻。那种从无边绝望中挣脱出来的平静，读来非但不觉压抑，反而具有一种洗涤人心的力量，让读者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一种“向死而生”的从容。

全书最为打动人心的，是他对母亲绵长而深沉的追忆。那个“总是默默地找过来”“为了我的痛楚而暗自祈祷”的母亲，用无言、坚忍的爱托举起了他破碎的世界。“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一句看似平淡的叹息，却有着直击灵魂的重量。这不仅是对母爱的深情回望，更是对命运的接纳与和解——既然上天剥夺了他站立的权利，他便在精神的原野上肆意奔跑，将残缺活成了另一种丰盈与圆满。

掩卷沉思，《我与地坛》如同一面澄明的大海，照见了我们在俗世中时常浮躁的心。面对生活的不如意，我们难免焦虑与迷茫，但比起史铁生所承受的命运重击，眼前的烦恼何其渺小。他以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哪怕肉体被禁锢，灵魂依然可以辽阔无垠。生活或许偶尔荒芜，但只要心怀热爱与旷达，生命的缝隙里，终会透进温暖的春阳。

编者按

读书如服药，药到力自行。不必刻意破千卷，只凭书味养灵芽。今天，是第31个世界读书日，本期《书评版》选编了4篇学生读后感，以飨读者。

稻田里的守望者

王昱涵 重庆鲁能巴蜀中学初2027届20班
指导教师：杜阳

在中华大地广袤的田野上，有一种声音曾经始终回荡：那是风吹稻浪的沙沙声，是种子破土而出的轻响，更是亿万人民对温饱最深沉的期盼。而在这片土地上，有一个人用一生的时间回应了这份期盼。他就是“杂交水稻之父”——《大国脊梁》里的袁隆平。

他说，奋斗始于梦想，忠于初心。于是，他将自己种进稻田，成为一生守望的耕耘者，亦是扎根乡土的育人者。他凭着敢为人先、不惧权威的科学风骨，以滚烫热忱与坚定理想，书写下“禾下乘凉”的毕生梦想。一片丹心映田垄，青丝岁月染霜华；一念执着济苍生，稻浪千里满神州。心怀国之大者，他用脚步丈量让天下人吃饱饭的征途，用实干与奋斗浇灌科学精神。他常说：“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袁隆平院士，用一粒种子的梦想，为华夏大地铺展了万里稻香。

记忆中的他，古铜色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一道道深如沟壑的皱纹记录着那不平凡的岁月。他总是穿着朴素的衬衫，顶着严寒，忍着酷暑，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在田间辛勤劳作，只为换得人们饭够吃、心安稳。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他本可以留在繁华都市，却毅然奔赴偏远山乡。亲历过饥饿年代，他比谁都懂得，一粒种子，如何托举起一个民族的希望。于是他立下誓言：用农业科技，守护苍生温饱。

“永不满足，永远不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让中国人端稳中国碗，让中国碗装满中国粮。”这是他毕生的信念，更是他用一生践行的科学担当。他以农业科研突破饥荒桎梏，用稻浪万顷护佑中华儿女衣食无忧，将科学精神熔铸在每一次试验、每一寸土地里。为了心中的梦想，他一生奋斗从未停歇。科研路上的风雨坎坷，未曾动摇他的初心；功成名就的荣耀光环，未曾蒙蔽他的双眼。一辈子躬耕田野，一辈子坚守使命，这份淡泊名利、矢志奉献的科学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敬仰与传承。

他曾将成功的密码赠予后辈：“知识、汗水、灵感、机遇。知识是基础，汗水要实践，灵感是思想的火花，机会宠幸有心人。”他亦以种子的比喻，叩问我们的一生：“人生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我们谨记他的嘱托，用行动作答——传承他的科学风骨与奋斗精神，把种子的希望播撒在华夏大地，让稻浪千里、梦想长青。

今天，当我们端起饭碗，闻到米饭清香时，请记得那曾俯身于田间的身影。袁隆平院士没有离开，他化作了春风，继续滋养着这片他深爱的土地。每一粒饱满的稻谷，都是他对人间最温柔的告白。

他是稻田里的守望者，是大地之子，更是我们心中永不熄灭的星光。

从县中 走向县中

鞠艾珈 重庆师范大学作家班

我曾作为学生在县中接受教育，未来我也可能作为教师，回到县中教育下一代孩子。读《县中的孩子》这本书时，我一直用两种身份来观察教育——学生、老师。

作为学生，我曾接受了县域教育。书中提到，好的学校，应至少提供三种资源：尊重需求、建立常识、情感联结。我曾经所在的县中，生源的参差往往被忽略，县中的学生被迫卷入人为制造的竞争，接受的不是教育的沐浴，而是焦虑的“洗礼”。有网友戏称，中学脱颖而出者，可能是“小镇做题家”那类。到了大学，和大城市的同学相比，总有一种自卑感。

而未来，我回到县中，要面对的学生，可能是“剩下的孩子”“缺乏常识的孩子”“非标准的孩子”。他们困于乡土，认知有限，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严重脱节，在各方面都与学校所要求的标准存在着需要日后付出极大努力才能弥合的差距。同时，他们大多有着复杂的家庭结构，父母难以帮助孩子离开这里，在孩子教育的事情上形成了“习得性无助”。

我想，面对这些学生，若我是一位县中老师，应该做的是帮助孩子们在内心建立一个大世界，接引孩子们从“在地化”的日常情境中，走进书里“普遍化”的宏大世界中。我还要细心观察，看见学生张扬的个性，为他们带去不经意的善举和希望——这些实实在在的小事儿，可能会构成师生间相互成长的大事儿。

我想，教育是在生命和生命之间的互动中完成的。让县中的孩子们，在走入和走出学校之间，获得真挚、广阔、温暖、深度的教育，这或许是我未来当一名县中老师的一生课题。